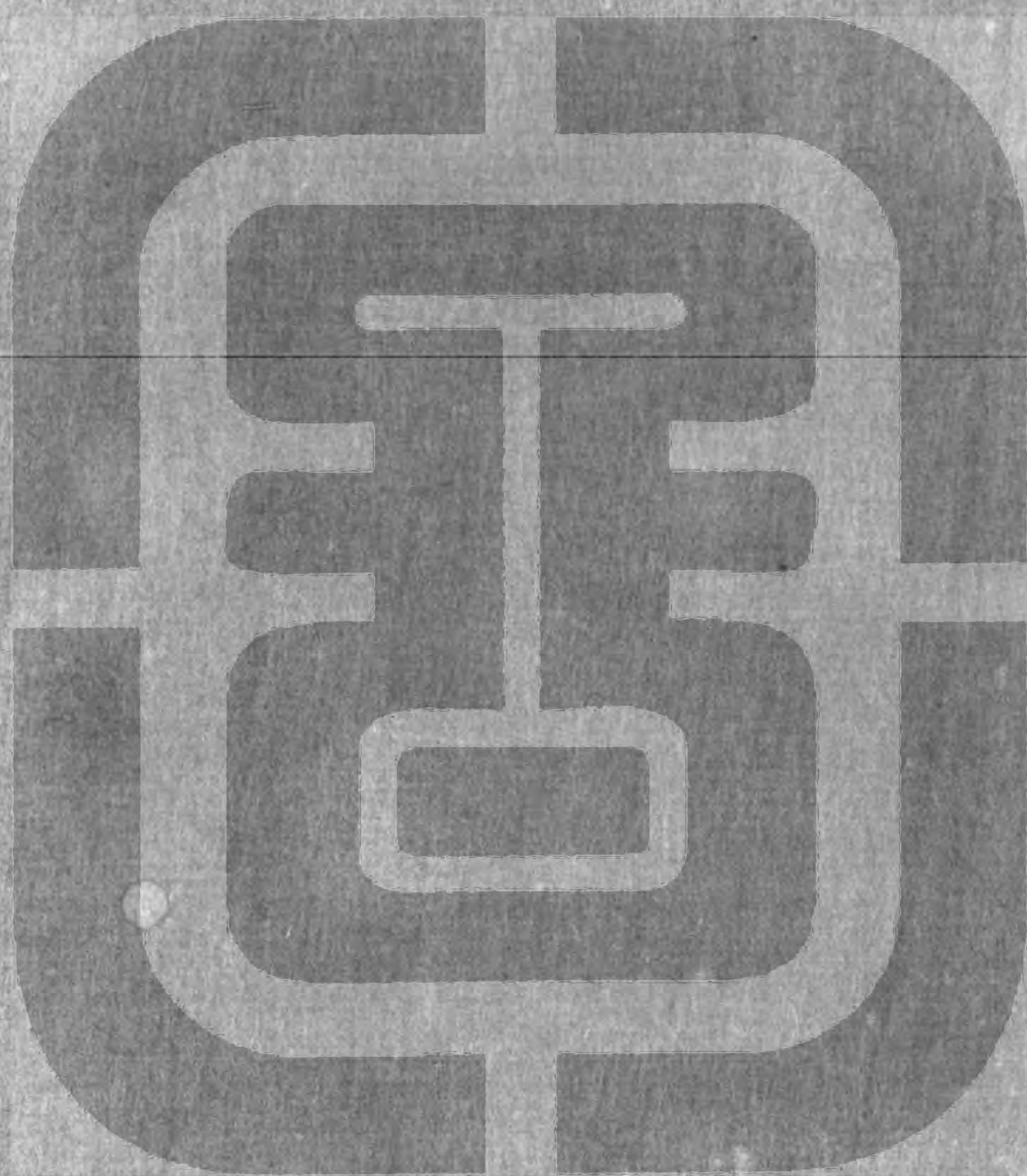


宋槧太平御覽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三

禮儀部十二

明堂



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府以尊天重象

象五精之神也天有五帝

集居太微降精以生聖人故帝赤文祖曰赤帝燁怒之府名

者承天立五帝之府是為天府赤文祖曰赤帝燁怒之府名

文章之祖故謂之黃曰神斗黃帝含樞紐之府名曰顯記周曰摠

故謂之神斗白曰顯記斷割方物成之府名曰顯記周曰摠

章黑曰玄矩黑帝汁光紀之府名曰玄矩周曰法也水蒼曰

靈府曰靈府周曰青陽

周書明堂曰明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

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東應門南庫門西臯門北

雉門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玄堂

中央曰太廟以左為左个右為右个也又程寤曰文王在

翟太姒夢見商之庭產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於闕間
化爲松柏棫柞驚以告文王文王乃召發占之于明堂拜
吉夢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

毛詩清廟我將日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周禮冬官下匠人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
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

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世室者宗廟也脩南北之深也
夏度以步今堂脩十四步其廣

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廣十七步半也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者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三尺也

大戴禮威德曰凡人民疾六畜疾五穀災者生於天道不

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飭故有天災則飭明堂

又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

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

卑也外水名曰辟雍列南蠻東夷北狄西戎

禮記明堂位曰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周公攝王

之禮儀朝諸侯也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之言背也斧扆

不於宗廟避王也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之言背也斧扆

爲斧文屏風於戶牖三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

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

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

東門之外西而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

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

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

之位也朝之禮不於此又曰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朝於此所以昔殷紂亂

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以人肉爲薦是以周公相武王以

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

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

又祭義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
禮記明堂陰陽錄曰明堂陰陽王者之所以應天也明堂
之制周旋以水水行左旋以象天內有太室象紫宮南出
明堂象太微西出總章象五潢北出玄堂象營室東出青
陽象天市上帝四時各治其宮王者承天統物亦於其方
以聽國事

禮含文嘉曰明堂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明堂皆入
通入卦之氣布政之官在國之陽面三室四面十二法十
二月也天子孟春上辛於南郊摠受十二月之政還藏於
祖廟月取一政班於明堂也諸侯以孟春之月朝于天子
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月取一政行之閏月無常處則
闔門而居之

禮記外傳曰明堂古者天子布政之宮在國南十里之內
七里之外黃帝享百神於明廷是也南方陽明之地因為
明堂路寢宮室之制
同唐虞為五府府者聚也合五夏謂太廟為世室世室不
毀之義

般人謂路寢為重屋周人謂五府為明堂刑制同夏后氏

一堂之上為五室木室東北火室東南金室西南水室西北土室中央南面三階三

兩階則九階矣五室者象地載五行也五行生於四時故每室四

達達向也四一室八牖夾戶之牖周人有圓屋九月大享

五帝於明堂即祖心為天子明堂東方之宿大火謂或以

明堂獨以一室耳

孝經援神契曰明堂之制東西九筵筵長九尺也明堂東

西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故謂之太室

又日周之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在辰巳者

也

春秋合誠圖曰明堂在辰巳者言在水火之際辰木也巳

火也木生數三火成數七故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

漢書郊祀志曰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

虬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傍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四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園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天子從之

又曰元始五年春正月祫祭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子九百餘人助祭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後漢書曰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於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絢屨以行事

續漢書祭祀志曰明帝卽位郊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五帝坐位堂上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祀之位光武帝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牲犢各一奏樂如南郊又禮儀志曰明堂五郊宗廟太社稷六宗夕牲皆以晝漏未盡十四刻初納夜漏未盡七刻五刻初納進熟獻送神

還有司告事畢六宗燔燎火大燃有司告事畢

蔡邕禮樂志曰漢承秦滅學庶事草創明堂辟雍闕而未舉武帝封禪始立明堂於太山猶不於京師元始中王莽輔政庶績復古乃起明堂辟雍宋書禮志曰晉元帝紹命中興依漢氏故事宜享明堂宗祀之禮江左不立明堂故闕焉齊書禮志曰案禮及孝經援神契並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聽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大戴禮曰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許慎五經異義曰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也周官匠人職稱明堂有五室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

齊書禮志曰永明二年祠部郎蔡履議郊與明堂本宜異日漢東京禮儀志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

之五供蔡邕所據亦然近世存省故郊堂共日來年郊祭
宜有定准太學博士王祐議來年正月上辛宜南郊次辛
有事明堂後辛饗祀北郊

隋書禮儀志曰明堂在國之陽梁初依宋齊共祀之法猶
依齊制禮有不通者武帝更與學者議之先是帝欲有改
作乃下制書而與羣臣切磋其義制曰明堂准大戴禮九
室八牖三十六戶以茅蓋屋上圓下方鄭玄據援神契亦
云上圓下方又云八窓四達明堂之義本是祭五帝神九
室之數未見其理若堂而言雖當五帝之數向南則背汁
光紀向北則背赤燦怒東西向亦如此於事殊未可安
又禮儀志曰明堂後齊採周官考工記爲五室周採漢三
輔黃圖爲九室各存其制而竟不立
又禮儀志曰將作大匠宇文愷依月令文造明堂木樣重

檐複廟五房四達丈尺規矩皆有准憑以獻高祖異之命
有司於郭內安業里爲規兆方欲崇建又命詳定諸儒爭
論莫之能決牛弘等又條經史正之重奏時議既多久而
不定又議罷之及大業中愷又造明堂議及樣奏之煬帝
下其議但令於霍山採木而建都興役其制遂寢終隋代
祀五方上帝於明堂恒以季秋在雩壇上而祀其用幣各
於其方

唐書曰永徽中詔曰朕聞合宮靈府創鴻規於上代太室
總章標茂範於中葉雖復質文殊制奢儉異時然其立天
中作人極布政施教歸之一揆朕嗣膺下武丕承上烈思
所以荅眷上靈聿遵孝養而法官曠禮明堂寢構永言大
禮朕甚懼焉宜令所司與禮官學士等考覈故事詳議得
失於是太常博士柳宣依鄭玄義以爲明堂之制當爲五

室內直丞孔志約據大戴禮及盧植蔡邕等議以爲九室
祕書郎薛文思等各造明堂圖

又曰永徽中令禮官學士詳議明堂制度久之不定上乃
內出九室樣更令損益羣儒紛競各執異議于志寧等請
爲九室太常博士唐畛等請爲五室上令所司於觀德殿
依兩議張設親與公卿觀之上曰明堂之禮自古有之議
者不同未果營建今設兩議公等以何者爲宜闡立德對
曰兩議不同俱有典故九室似闡五室似明取舍之宜斷
在聖慮上亦以五室爲便議又不定由是止

又曰垂拱二年毀乾元殿就其地創造明堂凡高二百九
十四尺東西南北各廣三百尺凡有三層下層象四時各
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圓蓋蓋上盤九龍捧之上層法二
十四氣亦圓蓋亭亭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貫刻木爲瓦

夾紵漆之明堂之下施鐵渠以爲辟雍之象號爲萬象神
官

又曰證聖元年正月明堂後佛堂火延燒明堂三年又令
重造明堂高廣如舊制上施寶鳳號爲通天宮也

又曰永昌元年正月天后親享明堂戊午布政于明堂頒
九條以訓于百官己未神皇御明堂饗羣臣賜縑練有差
自明堂成後縱神都婦人及諸州老人入觀兼賜酒食至
是日始止

又曰開元中敕雲州置魏孝文帝祠堂一所有司以時享
祭是州有魏故明堂遺跡乃置廟於其跡焉

家語觀周曰孔子觀乎明堂觀乎四門之墉有堯舜桀紂
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誠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
之而負斧扆南面朝諸侯之圖焉

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民知節也
尸子曰黃帝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人曰陽館周人曰明
堂此皆所以名其休善也

淮南子曰自古者明堂之制明堂太下之潤濕弗能及也
上之霧霜弗能入也四方之風弗能襲也

穎容春秋釋例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太廟與明堂一體
也春秋人君將出告于宗廟反行策勳獻俘於廟

禮論曰或以為明堂者文王廟周時德澤和洽蒿茂大以
為宮柱名曰蒿宮

三輔黃圖曰孝武帝議立明堂於長安城南許令褒等議
曰按五經禮樂傳記曰聖人之教制作之象所以法則天

地比類陰陽以之宮室本之太古以昭令德茅屋采椽土
階素輿越席皮弁蓋興於黃帝堯舜之代是以三代修之

也

又曰明堂者明天道之堂也

蔡邕禮樂志曰孝武帝封禪岱宗立明堂於泰山汶上也
許慎五經異義曰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已

地就陽位也

釋名曰明堂猶堂堂高顯貌也

三禮圖曰明堂者布政之宮周制五室東為木室南為火
室西為金室北為水室土室在中秦為九室十二階各有

所居

趙擘吳越春秋曰越王召范蠡問曰孤竊自志欲以今日
一登上明堂布恩致令以撫百姓

表子正論曰明堂宗廟太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而論
者合以為一失之遠矣

李尤明堂銘曰布政之宮上圓下方體則天地在國之陽
憲闢四設流水洋洋順節行化各居其房春恤幼孤夏進
賢良秋厲威武冬謹關梁

相譚新論曰王者造明堂辟雍所以承天化也
班固東都賦明堂詩曰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
穆皇皇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
晉紀瞻荅秀才策曰周制明堂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其
正中皆太廟以順天時施法令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四

禮儀部十三

辟雍

辟雍

靈臺

學校

毛詩大雅曰鑄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武王作邑於鑄京箋云自由也武王於鑄京行辟雍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

禮記王制曰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

尊卑學異名辟明也所以班政教也

禮統曰所以制辟雍何教化天下也辟雍之制奈何王制

曰辟雍圓如璧雍以水內如覆外如偃盤也諸侯泮宮半

有水半有宮也諸侯所化者少故半有宮焉三王之制奈

何夏天子曰重屋諸侯曰廣宗殷天子曰廟諸侯曰世室

周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鄉曰庠里曰序是其制也

禮記外傳曰學者覺也人生也皆稟五常之正性故聖人脩道以教之使其發覺不失其性也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不從教則凶人也

天子諸侯皆有大學小學小學在東少陽太學在西有虞氏之學曰庠亦謂之米廩藏躬耕之穀於學中夏曰序殷

曰瞽宗瞽無目者樂正古之學者周曰辟雍辟明也雍和也亦為太學東膠

漢書禮樂志曰成帝時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會按行

長安南營表未作遭帝崩群臣引以為定諡及王莽為宰

衡欲耀眾庶遂興辟雍

後漢書曰世祖中元二年春初起辟雍行大射之禮

續漢書禮儀志曰明帝永平中始率群臣躬養三老五更

于辟雍行大射之禮

魏志曰明帝幸辟雍于會命群臣賦詩

宋書禮志曰晉武帝太始六年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

詔曰禮儀之廢久矣乃令復講肆舊典賜太常絹百疋丞

博士及學生酒咸寧三年惠帝復行其禮

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

象璧以法天雍者何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

五經通義曰諸侯不得觀四方故缺以東南半天子之學

故曰頌宮

三輔決錄曰辟雍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

相譚新論曰王者作圓池如璧形實水其中以圓壅之故

曰辟雍言其上承天地以班教令流轉王道終而復始

說苑曰辟雍天子行鄉飲酒禮之處

戴延之西征記曰洛城南有平昌門道東辟雍壇去靈臺

三里俱是魏武帝所立高七丈

班固東都賦辟雍詩曰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

舟爲梁皤皤國老乃父乃兄抑抑皇儀孝友光明於赫大
上示我漢行洪化惟神永觀厥成

李九辟雍賦曰卓矣煌煌永元之隆含弘該要周建大中
蓄純和之優渥兮化盛溢而茲豐

李九辟雍銘曰惟玉所建方中圓外清流四匝蕩滌濁穢
傳玄帝幸辟雍鄉飲酒賦曰時皇帝枉萬乘之尊兮以幸
辟雍鹵簿齊列群官正容侍衛參差陛戟百重乃延鄉士
乃命王公是日也定小會之常儀兮饗殊俗而見遠邦連
三朝以考學兮覽先賢之異同

靈臺

毛詩文王靈臺曰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
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天子有靈臺所以觀祲象察氣妖祥經始靈臺經之
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詩紀曆樞曰靈臺候天意也經營靈臺天下附也

禮含文嘉曰禮天子靈臺以考觀天人之際陰陽之會也
揆星度之驗徵氣朔之瑞應原神明之變化爲萬姓獲福
於天

禮統曰所以制靈臺何以尊天重民備災御害豫防未然
也夫王者當承順天地節禦陰陽也夏所以爲清臺何明
明相承太平相續故爲清臺殷爲神臺周爲靈臺何質家
據天而王天者稱神文家據地而王地者稱靈是其異也
孝經援神契曰靈臺考符居高顯聖王所以宣德察微
五經通義曰王者受命而起所以立靈臺靈臺何以爲在
於野中國之南附近辟雍依仁宮也靈臺制度奈何師說
之積土崇增其高九仞上平無屋高九仞者極陽之數上
平無屋者望氣顯著

續漢書祭祀志曰明帝即位郊祀五帝於明堂卒事遂升靈臺以望雲物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建武二年置女太史于靈臺仰觀災祥以考中外太史驗察虛實

唐書曰乾元元年於永寧坊張守珪宅置司天臺制曰建設邦都必稽玄象分列曹局皆應物宜靈臺二星主觀察

雲物大文位在太微西南今興慶宮上帝廷也考符之所合置靈臺

三輔故事曰漢作靈臺於城東周作靈臺在澧水之東常以四孟之月登臺而觀

述征記曰長安宮南有靈臺高十仞上有銅渾天儀又相風銅鳥或云此鳥遇千里風乃動

六韜曰文王既出姜甲召周公旦築為靈臺

新序曰周文王作靈臺及池沼掘得死人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而況於人乎

班固東都賦靈臺詩曰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蓁蓁庶草蕃廡屢惟豐年於皇樂胥

潘岳閑居賦曰靈臺傑其高時闕天文之祕奧究人事之終始

學校

毛詩國風日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尚書大傳曰稷鉏已藏歲事欲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十八始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

周禮地官下師氏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日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日孝德以知逆惡又教三行一日孝行以親父母二日友行以尊賢良三日順行以事師長鄭玄曰德行外內之言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禮記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所學聖人之道在方策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

又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左傳襄六曰鄭人遊于鄉校杜預曰鄉以論執政然明謂

子產曰毀鄉校如何恐於中謗于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論語識曰學者織也

五經通義曰三王教化之宮摠名為學夏為校校言教也漢書曰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續漢書禮儀志曰明帝永平中始帥群臣養三老五更於辟雍郡國縣道行飲酒禮于學校

後漢書曰栢榮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温恭有蘊藉蘊藉猶言寬博有餘也蘊音於問反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也厭服特加賞賜又詔諸

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吹管奏雅頌也東觀漢記曰光武建武五年初起太學宮諸生吏子弟及

民以義助作上自齊歸幸太學賜博士弟子有差
宋書禮志曰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魏國作泮宮于鄴城
南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於洛陽魏名臣奏曰蔣濟奏
大學堂上官爲置鼓禮曰入學鼓篋遜其業也凡學受業
當皆須十五以上公卿大夫子弟在學者以年齒長幼相
次不得以父兄位也學者不恭肅慢師酗酒好訟罰飲水
三升
晉諸公讚曰惠帝時裴頠爲國子祭酒奏立國子太學起
講堂築門闕刻石寫經
晉令曰諸縣率千餘戶置一小學不滿千戶亦立
宋書禮志曰晉征西將軍庾亮在武昌開置學官教曰人
情重交而輕財好逸而惡勞學業致苦而祿荅未厚由捷
徑者多故莫肯用心洙泗邈遠風雅彌替後生放狂不復

憲章典謨臨官宰政者務目前之治不能閑於典誥遂令
詩書荒塵頌聲寂寞仰瞻俯省能不歎慨
南史曰宋時國學頽廢未暇脩復明帝大始六年置摠明
觀以集學士或謂之東觀置東觀察祭酒一人摠明訪舉郎
二人儒立文史四科科置學七十人其餘令史以下各有
差是歲以國學旣立省摠明觀於王儉宅開學士館以摠
明四部書充之

三輔舊事曰漢太學在長安門東書社門立五經博士貢
弟子萬餘人學中有市有獄光武東遷學乃廢
任預益州記曰文翁學堂在大城南昔經災火蜀郡太守
高勝修復繕立其欂櫨椽節制猶古撲卽今堂基六尺夏
屋三間通皆圖畫聖賢古人之象及禮器瑞物堂西有二
石室又以爲州學

郡更於夷里橋道東起學也

述征記曰太學在國子學東二百步學堂裏有太學讚碑
記曰建武二十七年立太學堂永建六年制下府繕治并
立諸生房舍千餘間陽嘉元年畢刊于碑有太尉龐參司
徒劉崎太常孔扶將作大匠胡廣荅記制

三輔黃圖曰禮小學在公宮之南太學在城南就陽位也
去城七里王莽爲宰衡起靈臺作長門宮南去堤三百步
起國學於郭內之西南爲博士之宮寺門北出正於其中
央爲射宮門西出殿堂南嚮爲牆選士肄射於此中此之
外爲博士舍三十區周環之此之東爲常滿倉倉之北爲
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爲隧無牆屋諸生朔望會此市各
持其郡所出貨物及經書傳記笙磬樂器相與買賣邕邕
揖讓或論議槐下其東爲太學宮寺門南出置令丞吏詰
姦究理辭訟立博士領弟子員三百六十六經三十博士

弟子萬人百人主事高弟侍講各二十四人學士同舍行
無遠近皆隨檐雨不塗足暑不暴首

決疑要注曰漢初置博士而無弟子後置弟子五十人又
增滿五百漢末至數千人魏之初學者始詣大學爲門人
二歲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滿三歲通三經者擢爲太子
舍人

摯虞駁宜立學事曰河內太守魯夔使民二百家共立一
學未成而司隸奏以違法尚書郎中騎都尉臣摯虞駁夔
爲近畿大都朝所委任親臨民物足識事宜累表仍上求
二百家立一學是其留心學校必欲有成也

崔瑗南陽文學頌曰昔聖人制禮作樂也將以統天理物
經國序民立均出度因其可利而利之俾不失性也故觀
禮則體敬聽樂則心和然後知反其性而正其身也

梁元帝召學生教日閣下昔楚王好詩沛王傳易猶且傳之不朽以為盛美吾親承天旨聞方欲化行南國被于西楚
楚文南備文學既曰昔楚王好詩沛王傳易猶且傳之不朽以為盛美吾親承天旨聞方欲化行南國被于西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五

禮儀部十四

庠序 釋奠立廟附 養老

禮記王制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左學養庶老於右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

又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術當萬二千五百家為遂也

五經通義曰三王教化之宮摠名為學夏為學校校之言教也殷為庠周為序周家又兼用之故鄉為庠里為序家

為塾白虎通曰鄉曰庠里曰序庠者禮義也序者序長幼也

漢書曰鄉序庠置孝經師一人
又儒林傳曰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日序
所以勸善懲惡也

南史曰梁武帝脩建庠序別開五館其一館在表憲宅西
憲常招引諸生與之談論新義出人意表同輩咸嗟服焉

釋奠 立廟附

禮記月令仲春日是月也命樂正習舞為將上丁釋奠於

國學釋謂置也謂置牲幣之奠於文宣王天子及公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禮也命有司上戊釋奠於太公廟幣亦用牲

又月令仲秋日是月也命樂正習吹春夏尚舞秋冬尚上

丁釋奠於國學天子乃率公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禮儀

春是月也命有司上戊釋奠於太公廟禮儀同仲春

又文王世子曰凡始立學必先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

必用幣天子視學大昕鼓懲所以警眾也

晉書禮志曰昔武王入殷而封先代之後蓋追思其德也

孔子大聖終於陪臣未有封爵至漢元帝時孔霸以帝師

號褒成侯奉孔子後魏黃初三年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

奉孔子祀魏齊王正始二年使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

於辟雍以顏回配

宋書禮志曰魏齊王正始中每講經使太常釋奠先聖先

師於辟雍晉惠帝明帝之為太子及愍懷太子講經並

親釋奠於太學太子進爵於先師中庶子進爵於顏淵成

穆孝武三帝亦皆親釋奠

又禮志曰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採晉故事官有其注

祭畢太祖親臨學宴會太子以下悉預

唐六典曰仲春上丁釋奠于孔宣父以顏回配焉其七十

二弟子及先儒並從祀仲秋之月亦如之仲春上戊釋奠于齊太公以留侯張良配焉仲秋之月亦如之凡州縣皆置孔宣父廟以顏回配仲春上丁州縣官行釋奠之禮仲秋上丁亦如之

唐書曰開元七年十一月以貢舉人將謁先師質問疑義敕曰皇太子及諸子雖年未志學而道在尊師宜行齒胄禮

又曰開元七年皇太子入國學行齒胄禮謁先聖皇太子初獻其亞獻終獻並以胄子常侍褚无量開講孝經及禮記文王太子篇

又曰歸崇敬議春秋釋奠文宣王祝板御署訖北面揖以爲其禮太重按大戴禮師尚父授周武王丹書武王東面而立今署祝板請准武王東面之禮輕重庶得其中晉博

士成洽議曰釋奠奉先師唯皇太子業終乃禮不然則廢晉尚書大事曰尚書符太常曰按洛陽圖宮南自有太學國子辟雍不相預也捨辟雍以太學辟雍便爲無事虛誕漢魏舊事皆言釋奠祠先聖於辟雍未有言太學者又咸和中成皇帝釋奠於中堂之前臺中故事亦曰辟雍是爲漢魏之世初自兩立至釋奠便在辟雍猶存今廢辟雍而立二學中興以來相違太常王彪之答魏帝齊王使有司釋奠於辟雍此是魏之大事非晉書舊典太始元康釋奠太學不在辟雍太始五年元康五年二行饗禮皆於辟雍不在太學是則釋奠於太學行饗於辟雍有晉已行之准也中朝有辟雍猶在太學況無辟雍唯有太學更當不在太學乎宰相從太常所答

晉范堅書問馮懷曰漢氏以來釋奠先師唯仲尼不及公

且何也馮答曰若如來談亦當憲章堯舜文武豈唯周且乎
摯虞釋奠頌曰如彼泉流不盈不運講業既終禮師釋奠
升觴折俎上下惟善邕邕其來肅肅其見

大學不齊糾立廟

鍾離意別傳曰意爲魯相脩孔子廟孔子教授堂下牀首
有懸饗意召守廟孔訢問曰此何等饗訢曰夫子饗昔有
丹書自夫子亡後無敢發者意乃發索得書焉

宋書禮志曰晉清河人李遼表曰亡父先臣回綏集邦邑
歸誠本朝以太元十年遣臣奉表路經闕里過觀孔廟庭
宇傾頽軌式頽圯萬世宗匠忽焉淪廢仰瞻俯慨不覺涕
流既達京輦表求興復聖祀脩建講堂至十四年奉被明
詔採臣鄙議勅兗州魯郡准舊營飾

北齊書曰天保元年詔封崇聖侯邑一百戶以奉孔子之
祀并下魯郡以時脩治廟宇務盡褒崇之至

唐書曰武德中制祠典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爲先聖孔丘
配饗房玄齡及朱子奢議云公旦尼父俱是聖人庠序置
奠本緣夫子故晉宋至於梁陳爰及隋大業故事皆以孔
丘爲先聖顏回爲先師歷代所行古今通允請停祭周公
升夫子爲先聖以顏回配饗

又上元中制曰定禍亂者必先於武德拯生靈者諒在於
師貞周武創業克寧區夏惟師尚父實佐興王况德有可
師義當禁暴稽諸古昔爰崇典禮太公望可追封爲武成
王有司依文宣王置廟擇古今名將置亞聖及十哲享祭
之典一同文宣

又曰開元十九年始於兩京置齊太公廟以張良配上元

初特加封太公爲武成王以歷代名將從其祀然有其制而未之行祠宇日荒至是宰臣盧杞京兆尹盧諶以盧者齊之裔乃鳩其裔孫若盧崔丁呂之族合錢以崇飾之請復舊典兼擇自古名將如孔門十哲皆配饗詔下史官乃定張良穰苴孫武吳起樂毅白起韓信諸葛亮李靖李勣配焉

養老

禮記祭義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所以教諸侯之悌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五更當爲五叟叟長老之稱也其字似更書有轉誤嫂字女傍叟今皆以爲更矣

孝經援神契曰天子親臨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三者道成於三五者訓於五品言其能以善道教已也三老五

更皆取有妻男女完具者

續漢書曰三老五更玉杖長九尺端以鳩爲飾鳩者不噎

之鳥欲老人之不噎也

華嶠後漢書曰熙平中天子引表逢爲三老賜玉杖

應劭漢官儀曰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天子親割三公

設几九卿正履

魏志高貴鄉公詔曰夫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垂不

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着在博史然後

六合承流下觀而化宜妙揀德行以充其選關內侯王祥

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侯鄭小同溫恭孝友師禮不忒

其以祥爲三老小同爲五更車駕親率群司躬行古禮焉

王隱晉書曰王祥字休徵魏帝高貴鄉公入學命祥爲三

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帝北面乞言祥於是陳明王

聖帝之軌君臣政化之要俯以訓帝于時百辟卿士聞其格言莫不砥礪

後魏書曰孝文帝以前司徒尉元爲三老前鴻臚卿游明根爲五更皇帝再拜三老肅拜五更乞言畢乃賜步輦一乘詔曰三老可給上公之祿五更可食九卿之俸

後周書曰高祖保定三年乃下詔以太保燕公爲三老

又曰武帝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爲三老賜延年杖太師宇文護設几司寇豆盧寧正鳥

又曰孝閔踐祚于謹以年老乞骸骨詔報不許公若更執謙冲有司宜斷表啓遂詔謹爲三老有司具禮擇日又賜延年杖高祖幸太學以食之三老人門皇帝迎拜門屏之間三老荅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晉公護升階設几於席三老升席南面憑几而坐以師道自居大司

寇楚公寧升階正鳥皇帝升階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設醬豆親袒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受爵以醕有司徹訖皇帝北面立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後皇帝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治之要公其誨之三老荅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虚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曰爲國之本在乎忠信是以古人云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興廢莫不由之願陛下守而勿失又曰治國之道必須有法法者國之綱紀綱紀不可不正所正在於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爲善者日益爲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人無所措手足矣三老言畢皇帝再拜受之三老荅拜焉禮成而出

隋書曰後齊仲春令辰陳養老禮先一日三老五更齋於

國學皇帝進賢冠玄紗袍至辟雍入摠章堂列宮懸王公
已下及國老庶老各定位司徒以羽儀武賁安車迎三老
五更于國學並進賢冠玄服黑烏素帶國子生黑介幘青
衿單衣乘馬從之至皇帝釋劔執珽迎於門內三老至門
五更去門十步則降車以入皇帝拜三老五更攝齊荅拜
皇帝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在後升自右階就筵三老坐五
更立皇帝升堂北面公卿升自左階北面三公授几杖卿
正履國老庶老各就位皇帝拜三老群臣皆拜不拜五更
乃坐皇帝西向肅拜五更進珍羞酒食親袒割執醬以饋
執爵以酌以次進五更又設酒醴於國老庶老皇帝升御
坐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皇帝虛躬請受禮畢而
還又都下及外州人年七十已上賜鳩杖黃帽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六

禮儀部十五

封禪

河圖真紀鈎曰王者封太山禪梁父易姓改度繼興崇功
者七十二君
尚書中候曰維歲二月侯在東館鄭玄注曰維辭也嘆曰
於戲仲父寡人聞古霸王封太山刻石紀號立顯象今寡
人名爲爲何君管子曰衛困于狄案兵須滅乃存之仁不
純名爲霸君昔古聖王功成道洽符出乃封太山今比目
之魚不至鳳凰不臻麒麟未可以封

禮記禮器曰是故因天事天天高因高因地事地地者以
事因名山升中于天名猶大也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
燔燎禘乎梁甫刻石紀號也積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

假功成而太平陰陽

逸禮曰三皇禪云云盛意也五帝禪云云特立於身也三

王禪梁父連延不絕父死子繼也

春秋漢舍孳曰天子受符以辛日立號帝宰奉圖帝人共

觀九日悉見後世之過方來之害以告天受符謂應期之人當起者之符

代行其錄也曰請封禪到岱宗晝期過數告諸命禪封太山

孝經鉤命決曰封乎太山考績燔燎禪乎梁父刻石紀號

煥炳巍巍教化顯著

五經通義曰易姓而王太平必封太山禪梁父何天命已

為王使理群生也或曰封以黃金為泥以銀為繩經無明

文以義說之所以正封岱太山者五嶽之長群神之主故

獨封於太山告太平於天報群神之功也禪梁父者太山

之支屬能配太山之德也

史記封禪書曰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

仲曰古者封太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

有二焉昔無懷氏封太山禪云云宓戲封太山禪云云神

農封太山禪云云炎帝封太山禪云云黃帝封太山禪亭

亭顓頊封太山禪云云帝嚳封太山禪云云堯封太山禪

云云舜封太山禪云云禹封太山禪會稽湯封太山禪云

云周成王封太山禪社首應劭曰山名在博縣晉灼曰在鉅平南十三里也皆受

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

涉流沙東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邵陵登熊耳山以

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諸侯莫違我者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相桓公

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鄒上之黍北里之

禾應劭曰鄒上山也鄒音臠蘇林曰鄒上北里皆地名所以為盛江淮之閒一茅三

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
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皇麒麟不來嘉穀不
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相公
乃止

又曰始皇既并天下即位三年東巡狩郡縣祠鄒嶧山頌
秦功業於是徵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於太山下或
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
用菹藉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
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太山陽至嶺立石頌秦始皇帝德
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採太祝之祀雍
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太山
中阪遇風雨暴至休於大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
又曰今天子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

矣天下又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七鄉
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
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曆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
治黃老言不好儒術諸所興爲皆廢是時李少君亦以祠
竈穀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
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
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
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群
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上於是乃令諸
儒習射牛草封禪儀群儒旣不能辯明封禪事又牽拘於
詩書古文而不能騁於是上盡罷諸儒遂東幸緱氏禮登
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於是以三百戶
封太室奉祠遂東巡海上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

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太山下東方如郊祀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秘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太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太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閒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太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群臣更上壽

漢書曰公孫弘議欲倣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太山上奇其書以問倪寬對曰陛下躬發聖

德統緝羣臣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誠所嚮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宜順承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

又郊祀志曰初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是歲脩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對之公玉帶又曰黃帝時雖封太山然風后封鉅岐伯令黃帝封東太山

韋昭曰別有小太山在汾陰一名介山臣瓚按琅邪朱虛界中有小太山是也汾陰子推所焚故名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天子既介山也不以介爲大也

令設祠具至東太山太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復還太山脩五年之禮如前而加禪祠石闕石闕者在太山下趾南方方士言僊

人間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太山脩封還過祭恒山自封太山後十三歲而周遍於五嶽四瀆矣後五年復至太山脩封武帝凡五脩封

又曰太初元年十二月禪蒿里服虔曰山名在太山下太初三年春

正月東巡海上夏四月還脩封太山禪石閭天漢三年三

月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還幸北地祠常山瘞支

玉瘞埋也

又曰太始四年春三月甲申脩封丙戌禪石閭夏四月幸

不其如淳曰其音基不其山名因以為縣祠神人于交門官應劭曰神人蓬萊仙人之屬也

晉灼曰瑯琊縣有交門宮武帝所造若有嚮坐拜者作交門之歌有神人景象嚮祠坐而拜也

又曰司馬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相如病甚可往

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

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

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當奏之其遺札書言

封禪事所忠奏焉天子異之

續漢書祭志曰建武中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太

山詔書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平會

謂太山不如林放何事太山汗七十二代之編錄三月七

幸魯過太山太山守以上過故承詔祭太山及梁父時虎

賁中郎將梁松等議封禪事上許松等奏乃求元封時封

禪故事議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用方石再累置壇中皆

方五尺一枚厚一尺用玉牒書藏方石牒厚五寸長尺三

寸廣五寸有玉檢又用石檢十枚列於方石旁東西各三

南北各二皆長三尺廣一尺厚七寸檢中刻三處深四寸

方五寸有蓋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為泥刻玉璽一

太平御覽

枚方寸二分一枚方五寸旁石四角有距石皆再累一枚
長一丈厚一尺廣二尺皆在壇上其下用距石十八枚背
高三尺厚一尺廣二尺如小碑環壇立之去三步距石下
皆有石跗入地四尺又用石碑高九尺廣三尺五寸厚尺
二寸立壇丙地去壇三丈以刻書上以用石功難又欲及
二月封故詔松因故封石空檢更加封而已松上疏爭之
以爲登封之禮令告功皇天垂後無窮以爲萬民也承天
之敬尤宜章明奉圖書之瑞尤宜顯著今因舊封竄寄玉
牒故石下恐非重命之義受命中興宜當特異以明天意
遂使太山郡及魯趣石工宜取完青石無必五色時以印
工不能刻玉牒欲用丹漆書之會求得刻玉者遂刻書書
秘刻方石中令容玉牒二月上至奉高遣侍御史與蘭臺
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碑文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於

太山下南方群臣皆從用樂皆如南郊諸王王者後二公
孔子後褒成君皆助祭在位畢將升封或曰太山雖已從
食於柴祭今親升告功宜有禮祭於是使謁者以一特牲
於常祠太山處告祠太山如親耕樞劉先農先虞故事至
食時上御輦升山日中後到山上卽位於壇南北面群臣
以次陳後西上畢帝升壇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寸二
分璽親封之訖太常命人發壇上石尚書令奉藏玉牒已
復石覆訖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事畢皇帝拜群臣稱
萬歲令人立所刻石碑乃復道下二十五日甲午禪祭地
於梁陰以高后配山川群神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
東觀漢記日中元元年正月群臣復奏言登封告成爲民
報德百王所同陛下輒距絕不許臣下不敢頌功述德謹
按河雒讖書赤漢九世當巡封太山凡三十六事陛下遂

以仲月令辰巡岱嶽之正禮奉圖維之明文以祈靈瑞以爲兆民於是許焉至太山乃復議曰國家德薄災異仍至圖讖蓋如此邪上東巡狩至太山有司復奏河圖讖記表章赤漢九世尤著明者後凡三十六事

司馬彪續漢書曰河圖會昌符云漢太興之道在九代之王封乎太山刻石著紀禪于梁父退省考功

典略曰建武三十年有司奏封禪詔曰災異連仍日月薄蝕百姓怨歎而有事於太山汗七十二代編錄以羊皮雜貂裘何疆顏耶

晉書禮志曰魏明帝黃初中護軍蔣濟表曰夫帝王大禮巡狩爲先昭祖揚禰封禪爲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

不蹈梁父登太山刊無竟之名紀天人之際者也宜下公卿廣撰其禮卜年考時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帝下詔

曰聞蔣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自開闢以來封禪者七十

餘君耳故太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

開其遠者千有餘年近者數百載其儀闕不可得記吾何

德之脩敢庶茲乎濟豈謂世無管仲以吾有桓公登太山

之志乎吾不敢欺天也濟之所言華則榮矣非助我者也

公卿侍中尚書常侍省之而已勿有所議天子雖拒濟議

而實使高堂隆草封禪之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禮

會隆卒不復行之魏志曰帝問隆沒歎曰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捨我亡也

又曰武帝平吳混一區宇太康元年衛瓘等上表請封禪詔曰此盛德之事所未議也瓘又表曰唐虞三代濟世弘功之君莫不仰承天休俯協人志登圓丘履梁父未有辭焉者蓋不可讓也今陛下勳高百王德無與二茂績宏規巍巍之業固非臣等所能究論而聖旨勞謙屢自抑損時

至弗應推美不居闕皇代之上儀塞靈祇之歎望使大晉
之典謨不同風於三五臣等誠不敢奉詔詔曰方當共思
弘道以康庶績且俟他年無所紛紜也
沉約宋書禮志曰永初三年高祖將北掃戎狄渾一天宇
會計洛陽秩禮名嶽羣臣竊相謂曰須王振旅飲至隴朔
無塵當議奏封禪脩升中之禮搢紳聞者咸曰宜然自漢
光武登封之後斯絕矣
孫嚴宋書曰表淑爲吏部郎太祖元嘉二十六年大舉北
討淑侍座從容曰盛王令典廢壞永久今當鳴鑾中嶽席
卷趙魏檢玉岱宗今其時也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
一篇使齊聲七十二代帝曰盛德之事何足以當之
隋書禮儀志曰封禪者高厚之謂也天以高爲尊地以厚
爲德增太山之高以報天也厚梁甫之基以報地也昭天

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於天地若天地之更高厚云漢光
武中興聿遵其故晉宋齊梁及陳皆未遑其議後齊有巡
狩之禮并登封之儀竟不之行也開皇十四年羣臣請封
禪高祖不納晉王又率百官抗表固請帝命有司草儀注
於是牛弘辛彥之等創定其禮奏之帝逡巡其事曰此事
體大朕何德以堪之但當東狩因拜岱山耳十五年春行
幸兗州遂次岱山爲壇如南郊
唐書曰貞觀中房玄齡議曰漢建武中封禪用元封故事
封太山於園臺上四面皆立石闕並高五丈有方石再累
藏玉牒書石檢十枚於四邊括之東西各三南北各二外
設石封高九尺上加石蓋周設石距十八枚如碑之狀去
壇三步其下石跗入地數尺今按封禪者本以成功告於
上帝天道崇質義取醇素故藉用藁秸樽以瓦甒近代此

法不在經誥又乖淳朴之道定議除之按梁甫是謂梁陰近代設壇於山下乃乖處陰之義今定禪禮改壇位於山北

又曰貞觀六年文武百官以初平突厥盛德被於海內又年穀累登表封太山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見衆議以封禪爲盛事勸朕行之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闕封禪之禮亦可以比德於堯舜昔始皇爲合天心自稱皇帝登封岱宗奢侈自矜漢文竟不登封而躬行儉約刑措不用今皆稱始皇爲暴虐之主漢文爲有德之君以此而言無假封禪

又曰高宗麟德二年十月司禮太常伯劉祥道上疏請封禪丁卯將封太山發自東都三年正月戊辰朔車駕至太山親祀昊天上帝於封祀壇以高祖太祖配饗己巳帝升

山行封禪之禮庚午禪於社首祭皇地祇以太穆太皇太后配饗皇后爲亞獻越國太妃燕氏爲終獻辛未御降禪壇壬申御朝觀受朝賀改元乾封

又曰麟德三年登封太山先是皇后抗表曰封禪舊儀祭皇地祇以太后昭配而皆以公卿行事詳求至理有紊微章望以展禮之日懇率六宮內外命婦親奉奠獻從之至時遂以皇后爲亞獻越國太妃燕氏爲終獻帝行初獻之禮畢執事者皆趨下而宦者執帷皇后率六宮以升行禮登歌帷外王公已下就位於山足帷皆用錦繡在位者瞻望或謂焉

又曰永淳二年上以風眩轉加停封中嶽上自東封之後皇后盛贊行中嶽之禮每下詔輒年飢寇至而罷於是嵩山之下營奉天宮以爲有事之漸時有童謠曰嵩高凡幾

層不畏登不得但畏不得登及是禮物畢備竟以疾加而
還
又曰則天后萬歲登封元年臘月甲申上登封于嵩嶽大
赦天下改元大酺丁亥禪于少室山

又曰開元登封祀昊天上帝于太山以高祖神堯皇帝配
享上冕裘升壇奉珪璧奠獻命有司享五帝百神于山下
壇禮畢上乃飲福酒中書令張說進稱天賜皇帝太一神
策周而復始永綏兆人帝拜稽首山上作圓臺四階謂之
封壇臺上有方石再累謂之石碓玉牒玉策刻玉填金爲
字各盛以玉匱束以金繩封以金泥皇帝以受命寶印之
納二玉匱於碓中金泥碓際以天下同文之印封之然後
焚柴燎發群臣稱萬歲傳呼從山頂至山下振動天地鑾
輅還山下之齋宮有慶雲隨馬祥風繞輅中書令張說等

賀上曰朕以薄德恭膺大寶雲物休祐皆是卿輔弼之力
君臣相保勉副天心長如今日不敢矜怠說等又曰聖心
誠懇昨夜齋則息風收雨今朝封祀則天清日暖復有祥
風助樂卿雲引燎靈迹盛事千古未聞辛卯祀皇地祇于
社首之太折壇睿宗皇帝配享藏玉冊於石碓如封祀壇
之儀初上登山至齋宮其夕陰雲慘冽勁風四起裂幕折
柱寒氣切骨上露立祈請仰天自誓曰某身有過請即降
罰萬人無福亦請某爲當罪應時風止天地清晏及升壇
休氣四塞登歌奏樂有祥風自南而至絲竹之聲飄若天
外及禪社首五色雲見日重輪
又曰開元十三年登封太山上因問玉牒之文前代帝王
何故秘之賀知章曰玉牒本是通於神明之意前代帝王
祈求各異或禱年筭或思神仙其事微密故外人莫知之

上曰朕今此行皆爲蒼生祈福更無秘請宜將玉牒出示百寮其詞曰有唐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啓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不定上帝眷祐錫臣忠武底綏內難推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祗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嶽謝成于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

風俗通曰封禪必於岱宗者長萬物之始陰陽交代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遍雨天下唯太山乎封禪之制石高丈二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夷八蠻咸貢其職也

又曰封太山禪梁父俗說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年壽脩短武帝探得十八倒讀曰八十其後果用考長

白虎通曰封禪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太山何報告之義

也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太山何萬物之所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基廣厚也刻石記號者著己之功迹也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故增太山之高以放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明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天地若高者加厚者加厚矣或曰封者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以印璽故孔子曰升太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君

相譚新論曰太山之上刻石凡千八百餘處而可識知者七十有二

表准正論曰封禪之言唯周官有三大封之文齊桓公欲封禪管仲言而止焚燎祭天皆王者之事非諸侯之所爲也是以學者疑焉後秦一主漢二君脩封禪之事其制

爲封土方丈餘崇於太山之上皆不見於經秦漢之事未
可專信管仲云禹禪會稽告天則同祭地不得異也會稽
而可禪四嶽皆可封也夫洛陽者天地之所合嵩高者六
合之中也今處天地之中而告於嵩高可也奚必於太山
王嬰古今通論曰太山上爲天門值戶戶爲明堂聖帝受
天官之宮也王者卽位三十年功成治定則告成於天登
封太山刻石紀號

張華封禪議曰臣聞肇自生民則有后辟載祀之數莫之
能紀立德濟世揚暉仁風以登封太山者七十有四家其
謚號可知者十有四也

晉太康地記曰奉高者以事五嶽帝王禪代之處也故有
明堂在縣西南四里漢武立太壇於東山以祭天示增高
也

南史曰齊高帝幸華林宴集使各効伎藝褚彥回彈琵琶
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王儉曰
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文上笑曰此
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六

易觀卦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也
尚書舜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以燎望秩于山
川秩者如其秩肆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和協同律度量衡
同修五禮五玉五瑞圭璧也三帛三牲鴈一死也費如
五器卒乃復還之三月以下不還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嶽
如岱禮南嶽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初禮華山十有一
月朔北巡狩至北嶽如初禮嶽恒山歸格於藝祖用特
也藝禰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七

禮儀部十六

巡狩

巡狩

藉田

易觀卦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也

尚書舜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以燎望秩于山

川秩者如其秩肆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和協同律度量衡

同修五禮五玉五瑞圭璧也三帛三牲鴈一死也費如

五器卒乃復還之三月以下不還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嶽

如岱禮南嶽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初禮華山十有一

月朔北巡狩至北嶽如初禮嶽恒山歸格於藝祖用特

也藝禰

尚書大傳曰元祀巡狩四嶽八伯壇四奧沈四海封十有

二山肇十有二州

毛詩清廟日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也

巡狩告祭者天子巡行郡國至方嶽之下

而封禪也

又閔予小子日般巡狩而祀四嶽河海也於皇時周陟其

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

高山四嶽翕合也箋云合者河自大大陸已北敷為九道祭者

周禮夏官下日職方氏掌天下之圖王將巡狩則戒于四

方

大戴禮日十有二歲天子巡狩是故諸侯上不敢侵凌下

不敢暴小民

禮記王制日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

柴而望祀山川觀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

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碎命典禮考

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

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

君紕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

者為叛叛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

又祭義日天子巡狩諸侯待於境天子先見百年者

問其國君以百年者所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

在而往見之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

弗敢過者謂道經之則見之逸禮日王者必制巡狩之禮何尊天重民也所以五年一

巡狩何五歲再闡天道大備所以至四嶽者何盛德之山

四方之中能興雲致雨也巡狩者何巡循也狩牧也為天

循行牧民也

禮記外傳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封建諸侯各守天子之

地故巡行之夏殷五載一巡狩

五年再闡周制十二年一巡狩

歲星一周皆在仲月以至嶽下仲者中也燔柴告天此因事而告至也天下廣

大四方幽隱南面之君多巡狩之年四方諸侯先會嶽之

下以俟見嶽有湯沐之邑助祭秦考其制度以齊同書同

同軌合其有善惡以黜陟之章律甲子

左傳莊公曰天子非展義不巡狩注云天子巡狩所以宣

布德義王齊必博

又僖下曰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日以臣召

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言非其地且明德也

漢書曰人有告韓信反陳平曰古者天子巡狩偽遊雲夢

會諸侯于陳僖迎謁而陛下因禽之上從之

又武紀曰朕郊見上帝巡於北邊見群鶴留止不以羅網

靡所獲獻薦於太時如淳曰是時春也非光景並見

又曰元封五年南巡狩至於盛唐如淳曰縣名望虞舜於

存南郡也

九疑應邵曰舜葬蒼梧九疑山名今在零陵營道也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

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縣名屬作盛唐樅陽之歌

又曰宣帝尊孝武廟為世宗廟武帝巡狩所幸之郡國皆

立廟

又食貨志曰天子始出巡郡國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巡

至不辨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或曰踰度從官

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馬獵新

秦中以勒邊兵而歸

後漢書曰光武建武十八年二月西巡狩幸長安三月祠

高廟遂有事十一陵歷馮翊界進幸蒲坂祠后土夏四月

車駕還宮

又曰章帝元和二年二月丙辰東巡狩乙丑帝耕于定陶

使使者祠唐堯於咸陽靈臺辛未幸泰山柴告岱宗有黃

六三 卷五 三十一
三
鷓三十從西南來經祠壇上東北過于宮屋朝朔升降進
幸奉高

又曰章帝巡幸詔曰朕惟巡狩之制以宣聲教考同遐邇
解釋怨結

又和紀曰冬十月戊申幸章陵祠舊宇癸丑祠園廟會宗
室於宅勞賜作樂

宋書禮志曰古者天子巡狩之禮布在方策至秦漢巡幸
或以厭望氣之祥或以希神仙之應煩擾之役多非舊典
惟後漢諸帝頗有古禮焉魏文帝值三分初創方隅事多
皇輿亟動略無寧歲蓋應時之務又非舊章也明帝凡三
東巡所過存問高年恤人疾苦或賜穀帛有古巡幸之風
焉齊王正始元年巡洛陽縣賜高年力田各有差
又曰元嘉四年二月太祖東巡至丹徒告觀園陵三月幸

丹徒離宮升京城北顧饗父老舊勳于丹徒行宮加賜衣
裳各有差蠲丹徒縣其年租賦

又曰文帝行丹徒詔吾生在此城及盧循肆亂害流茲境
先帝以桑梓根本寔同休戚復以蒙翊猥預艱難情義縈
繆夷險備經遺蹤舊物猶存心目歲月不居逝踰三紀時
人故老與運遷落眷惟既往倍深感歎

越絕書曰禹巡狩大越見耆老納詩書審銓衡平斗斛

孟子曰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
一遊一豫爲諸侯度也

又曰晏子對齊景公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春省耕而補
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也

孔叢子曰古者天子將巡狩必造于祖禰命告群祀及社
稷畿內名山大川七日而遍親告用牲史用幣

蔡邕獨斷曰上巡狩校獵還公卿已下陳洛陽亭前街七
乘輿到公卿以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
酈善長注水經日光武之征秦豐幸舊邑置酒極歡張平
子以爲真人南巡觀舊里焉
三齊略記曰堯山在廣固城西七里堯巡狩所登遂以爲
名山頂立祠祠邊有柏樹枯而復生不知幾代樹也又石
上有堯跡于今猶存
風俗通曰巡者循也狩者守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故
必自親行之循功考德黜陟幽明也
白虎通曰王者所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收也道德太
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必自親行之謙敬
重民之至也何以知太平乃巡狩以武王不巡狩至成王
乃巡狩也

黃帝太一密推曰師曠曰先知巡狩之年當視太一與天
自在四維之歲法爲巡狩若不出則遣使者按行風俗太
一雖在四維不出也卽出知巡狩何方以主人所在處之
班固東巡頌曰事大而瑞盛誠非一小臣所任頌述不勝
狂簡之情謹上岱宗頌一篇

又南巡頌曰是時聖上運天官之法駕馮列宿而贊元
崔駰東巡頌曰登天靈之威輅駕太一之象車躬東作之
上務始八政於南行

又南巡頌曰建初九年秋穀始登猶斯嘉時舉先王之
禮假于章陵遂南巡楚路臨江川以望衡山顧九疑嘆虞
舜之風是時庶績咸熙罔可黜陟

又西巡頌曰惟永平三年八月己丑行幸河東志曰君舉
必書是故工歌其詩史歷春秋若夫聲管不發雅頌罔記

又北巡頌曰元和三年正月上既畢郊祠之事乃東巡出於河內經青兗之郊迴冀州遂禮北嶽聖澤流浹黎元被德嘉瑞並集乃作頌曰

張衡巡狩頌曰初吉帝將狩於岱嶽展誼省方觀風設教丙寅肅率群賓備法駕以祖於東門乙酉觀禮於魯而休齊焉己丑屆于靈宮是日有鳳隻集于臺

馬融東巡頌曰敷六典經八成變和萬殊摠領神明類乎上帝柴乎三辰禋祠乎六宗祗燎乎羣神

毛詩閔予小子載芟曰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周禮天官甸師曰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供粢盛

又天官甸師曰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供粢盛

而獻之于王鄭玄曰古者使后宮藏種以佐王耕事共禘郊也先種後熟曰種後種先熟曰種

禮記月令曰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

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帥三公九卿諸

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乃執

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又祭義曰昔天子為藉田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耜諸侯

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耜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公

醴酪粢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又曰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

又祭統曰天子親耕於南郊以供粢盛王后蠶於北郊以

供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

誠信而已矣

又表記曰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

事於天子

言無事而居位食祿是不義而富且貴也

禮記外傳曰藉者借也天子耕千畝但三推發耒三坐而

止借民力治之所耕之穀藏於神倉以供事天地宗廟神

祇人鬼之用也天子以身先天下

所以勸下民也

以建寅之月而

郊北郊即祈穀之祭

郊而後耕郊用辛日

擇吉

而耕用亥日亨先

農而後藉田

國語曰周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

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是故稷

為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覘土土氣震發先時九日太史告

稷曰陽氣俱烝土膏其動稷以告王王即齋宮百官御事

王耕一墾

漢書文帝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藉田朕親率耕以給

宗廟粢盛

又曰昭帝始元元年上耕于鈎盾弄田

應劭曰時帝年九歲未能親耕帝藉

鈎盾宦者近署故往試耕為戲弄也

續漢書禮儀志曰正月始耕有司請行事就耕位天子諸

侯百官以次耕

晉書禮志曰武帝未有司奏古諸侯耕藉百畝躬執耒耜

以奉社稷宗廟勸率農功今諸王臨國宜依之竟不施行

又江彪傳曰哀帝即位欲躬自藉田彪以禮廢日久儀泮

不存中興以來不行宜停之

宋書禮志曰魏三祖親耕藉晉武帝太始四年詔曰夫民

大事在農是以古之聖王躬耕帝藉以供郊廟之粢盛且

以訓化天下近代以來耕藉止於數步中空有慕古之名

會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脩千畝之制

當與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帥天下

又曰元嘉二十二年太祖將親耕而其儀久廢使何承天
撰定儀注乃下詔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古者從時
賑土以訓農功躬耕帝藉勸供粢盛仰瞻前王思遵令典
便可量處于畝考土元辰朕當親率百辟致禮郊甸庶幾
誠素獎被斯民五馬臨耕燕晉九帝太微四平臨日天黃
又曰藉田皇帝冠通天冠朱紘青介幘衣青紗袞侍中陪
乘奉車卽秉轡帝躬耕燕晉九帝太微四平臨日天黃
又曰車駕至藉田侍中跪奏尊降車臨壇大司農跪奏先
農已亨請皇帝親耕太史令讚曰皇帝親耕三推三反於
是羣臣以次耕王公五等開國諸侯五推五反孤卿大夫
七推七反士九推九反藉田令率其屬耕資畝灑種卽耰
齊書禮志曰永明三年有司奏來年正月二十五且丁亥
可祠先農卽日輿駕親耕宋元嘉大明以來並用立春後

亥日向書令王儉以爲亥日藉田經記無文太學博士劉
蔓議禮孟春之月立春迎春又於是月以元日祈穀又擇
元辰躬耕帝藉盧植說禮通辰日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
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陰禮畢後必居其
末亥辰之末故記稱元辰注曰吉亥又五行之說木生於
亥亥日祭先農又其義也

隋書禮志曰北齊藉於帝城東南千畝每歲正月上辛後
吉亥使公卿以一太牢祠先農神農氏於壇上無配饗祭
訖親耕

唐書曰貞觀三年春太宗親祭先農躬御耒耜藉于千畝
之甸初晉氏南遷後魏來自雲朔中原分裂又雜以獯戎
代歷周隋此禮久廢而今始行之觀者莫不駭躍於是祕
書郎岑文本獻藉田頌以美之

又曰乾元中耕藉田至于先農之壇因闕耒耜有雕刻文飾者謂左右曰田器農人執之在於朴素豈貴文飾乎乃命徹之

又曰儀鳳二年春上親耕藉田于東郊禮畢作藉田賦以示羣臣

又曰開元二十三年正月上親耕於洛陽東門外諸儒奏議以爲古者耦耕以一撥爲推今用牛耕宜以一步爲一推及親藉太常告三推禮畢上曰朕憂人知勤勞俯同九推而止自是公卿已下皆過於古

五經要義曰天子藉田千畝以供上帝之粢盛常孟春啓蟄卽郊之後身率公卿大夫而親耕焉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

說文曰帝藉千畝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藉從耒昔聲

應劭漢官儀曰天子東耕之日率三公九卿戴青幘冠青衣載青旂駕蒼龍往出種堂天子升壇公卿耕訖天子耕於壇舉耒三而已

又曰天子升壇公卿耕訖嗇夫下種凡稱藉田爲千畝亦曰帝藉亦曰耕藉亦曰耒耕亦曰親耕亦曰王藉六典曰凡藉田所收九穀納于神倉以供粢盛五齊三酒之用若有餘及穰稟供餉犧牲焉

又曰兩漢及魏晉並有其禮過江草創未暇至宋始有也黃瓊上書曰先農之禮所宜躬親以迎春和以致時雨論衡曰立春東耕爲土象人男女各二秉耒鋤或立土牛象人土中未必能耕也從氣應時示率下也

東京賦曰躬三推於天田修帝藉之千畝
繆襲許昌宮賦曰天和六年春上旣躬耕帝藉發趾乎千

敵以帥先萬國乃命群牧守相述職班教順陽宣化烝黎
 允示訓德歌功觀事樂業是歲甘露降黃龍見海外有克
 捷之師方內有豐穰之慶農有餘粟女有餘布遐狄來享
 殊俗內附穆乎有太平之風
 潘岳藉田賦曰伊晉之四年皇帝親率羣臣藉於千畝之
 甸禮也於是乃使甸師清畿野廬掃路封人墮宮掌舍設
 枅青壇蔚其嶽立翠幕黯以雲布結崇基之靈祉啓四塗
 之廣阡
 任豫藉田賦曰瞻望圭景咫尺三川緬彼帝藉百有餘年
 曹植藉田論曰春耕于藉田郎中令侍寡人焉顧而謂之
 曰營疇萬畝厥田上上經以大陌帶以橫阡寄柳夾路名
 果被園牢農寔掌是謂公田此寡人之封疆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八

禮儀部十七

朝聘

尚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五服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又六年王
 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嶽諸侯各朝于方嶽大明黜陟
 毛詩小雅曰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
 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幽王徵會諸侯
 為合義兵征討有罪既往而無之是於義事不信采菽采
 也君子見其如此知其後必見攻伐將無救也采菽采
 菽筐之筮之則菽筮云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為藿
 三牲牛羊豕豕則菽筮云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為藿
 有牛俎乃用錒羹故使采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
 予之路車乘馬君子謂諸侯也箋云賜諸侯以
 周禮天官宰夫曰宰夫之職掌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
 之法掌其牢禮與其陳數

又春官上宗伯曰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

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為文也六

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各殊禮異更遞而言勤也欲其

來之早也宗尊也欲其若不朝而偶至也時見者無常期也

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

國外合諸侯而命焉春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

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焉所命之政如時聘曰問殷覲

日視非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境外之臣既

少諸侯乃使卿以禮聘焉

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年一也

又秋官下大行人曰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大客之儀以親

諸侯大賓要服以內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

以此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

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此六事者以王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覲以除邦國之慝此二事者亦以

使來者開問以諭諸侯之志歸服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

為文

贊諸侯之喜致禴以補諸侯之裁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

問諸侯謂存省之屬諭諸侯之志者諭言語論書名其類

也交或往或來者也贊助也致禴凶禮之吊禮禴禮也補

諸侯或往或來者也贊助也致禴凶禮之吊禮禴禮也補

淵之會謀歸宋財凡太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

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

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九州

夷服鐘服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

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

儀禮覲禮曰諸侯覲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

尋深四尺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尚左公侯伯子男

生氣文也秋見日觀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於內朝而序進觀者位於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依寧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魯昭公以諸侯遇禮相見取易略也觀禮今存朝野宗遇禮今亡

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卻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

又王制曰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天子無事與侯諸相見

又中庸曰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又經解曰聘觀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背畔侵陵之敗起矣

又聘義曰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此皆使卿出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

此皆使卿出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

敬之至也故天子之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

左傳隱公曰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乃長滕侯

又莊公曰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王之觀群后始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飲宴則以幣物宥皆賜玉五穀馬三匹非助也所以助勸勤之意言備設也

禮也雙玉為穀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又莊公曰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

又莊公曰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

又莊公曰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

又莊公曰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

又文上曰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穆伯公凡君即位卿出

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踐猶行好事隣國以衛社稷忠信

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又宣公上曰晉靈公不君賈逵曰不君無君道也趙宣子驟諫公患

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

麇退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

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矣觸槐而死

又曰孟獻子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

乎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乎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

加貨獻其理國若征伐之功於牧伯

又襄公曰晉侯使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

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

乎辭不失舊

又曰襄二十二年晉人徵朝于鄭召鄭鄭人使少正公孫

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

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

言朝執事謙不敢斥晉侯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因朝

見禮生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因朝

欲從執事而懼為大九日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

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矯又從寡君以觀釁於

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

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

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

何辱命焉

又昭二曰康有酈宮之朝酈在始平酈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

又昭四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志職也歲聘閒以脩其職業

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再朝而會以示威六年而訓上下之則再會而盟以顯昭明信義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狩盟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于方嶽之下春秋說題辭曰朝者不占而到諸侯秉政尊卑有序各來朝講文德明禮讓天下法制四方受度會者所以興德明義考遺廢於天下

史記曰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郊迎與抗禮者

漢書武紀曰元年春正月朝諸侯王於甘泉宮

又曰宣帝甘露二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珎朝三年春呼韓邪單于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諸侯王上贊謁稱藩臣而不名賜以璽綬冠帶衣裳使有司導單于先行就邸長安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

長平阪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群皆列觀及諸夷蠻君長王侯迎者數萬人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

後漢書曰竇融將朝會於高平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是時軍旅代興諸將與三公交錯道中或背使者交私語帝聞融先問禮儀甚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引見融等待以殊禮

孟子曰諸侯朝天子曰述職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

白虎通曰所以制朝聘之禮何所以尊君父重孝道也夫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欲同臣子之恩一統尊君故必朝聘也謂之聘何聘者問也謂之朝何朝者見也因用朝時見故謂之朝

又曰言諸侯時朝於天子朝用何月皆以夏之孟四月因

留助祭朝禮柰何諸侯將至京師使人通命於天子天子遣大夫迎之百里之郊遣世子迎五十里之郊矣

又曰諸侯以月且告朔於廟者緣生以事死故國君月朔朝宗廟存神受政

又曰諸侯來朝天子親與之合瑞信者正君臣重法度也五經異義曰古春秋左氏說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本於是乎在不告閏朔弃時政也弃時政則不知其所行故閏月不以朝者諸侯歲遣大夫之京師受十二月之政還藏於太廟月日朝廟存神有司因告曰今月當行某政至於閏月繫殘餘分之月無政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朝之者是也

摯虞決疑要注曰漢制正會於建始殿晉制大會於太極殿小會於東堂其會則五時朝服庭設金石虎賁旄頭文

衣繡尾

廣州記曰尉他所都廡築高臺以朝漢室圓基千步直峭百丈螺道登進頂上朔望拜號爲朝臺

左思吳都賦曰昔夏后氏朝群臣於茲土而執玉帛者萬國蓋先王之高會四方之軌則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九
禮儀部十八
燕會
上壽
贊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九

又禮儀部十八

燕會

上壽

贊

毛詩曰鹿鳴宴羣臣嘉賓也

又鹿鳴曰棠棣宴兄弟也

又嘉魚曰湛露天子宴諸侯也

又伐木曰伐木宴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

須友以成者也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

厚矣

周禮春官上大宗伯掌饗饗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禮記曰諸侯宴禮之義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

貴賤也

左傳文上曰魯文公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
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問對曰臣以爲肄
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
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若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
乎賜之彤弓彤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
來繼舊好君辱賦之豈敢干大禮以自取戾人未許
又宣公曰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
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
又成公曰衛侯饗苦成叔甯武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
成家其亡乎古之爲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今夫子
傲取禍之道也

又昭二曰楚靈王享昭公于新臺好以大屈宴好之賜也
大屈弓名也
既而悔之卷之五十三

又昭公曰穆有塗山之會

周穆王會諸侯於
塗山在壽春東北

漢書曰高祖擊英布還過沛置酒悉召故人父老發沛中
兒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自擊筑曰大風起兮雲飛揚
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自起舞慷慨傷
懷泣下數行謂父老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
吾覓魄猶樂思沛也與沛父老諸母樂飲道舊故爲笑魏
書曰文帝爲魏王南征次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自娛樂
伎列百戲

魏志曰黃初元年郭淮奉使賀文帝踐祚而道路疾病故
計遠近爲稽留及群臣在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
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最遲留何也對
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
唐虞之世是以免於防風之誅帝悅之

晉書禮志曰漢建安中將正會而太史上言正日當日蝕朝士疑會否共諮尚書令荀彧時廣平計吏劉邵在或坐曰梓慎禘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五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為變異豫廢朝禮或者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或及眾人咸善而從之遂朝會如舊亦不蝕

又曰漢儀有正會禮正旦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公侯以下執贄來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稱萬歲然後作樂宴饗魏武帝都鄴正會文昌殿用漢儀又設百華燈晉氏受命武帝更定元會儀咸寧注是也

晉起居注曰太常張華上書按舊事拜公建始殿因以小會蓋所以崇宰輔也

宋書禮志曰正旦元會設白虎樽於殿庭樽蓋上施白虎

若有能獻直言則發此樽飲酒

東宮舊事曰正會儀太子着遠遊冠絳紗袍登輿至承華門前設位拜二傅二傅交拜禮畢不復登車太傅訓道在前少傅訓順在後太子入崇賢門樂作太子登殿西向坐世說曰孝武在西堂會伏鞞預坐還下車使呼其兒語之曰天子百人高會臨坐未得他語先問伏鞞何在在不此故未易為人作父如此何如

又曰過江諸人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皆流淚唯丞相愀然作色曰當共勦力王室尅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而泣也

摯虞決疑要注曰讌之與會威儀不同也會則隨五時朝服庭設金石懸虎賁着旄頭文衣鷩尾以列陞讌則服常

服設絲竹之樂唯宿衛者列仗大會於太極殿小會於東

堂 傅立元會賦曰考夏后之遺訓綜殷周之典藝採秦漢之

舊儀定元正之嘉會 潘岳閑居賦曰席長筵列孫子柳垂陰車結軌陸擿紫房

水挂頰鯉或宴于林或禊於汜昆弟斑白兒童稚齒稱萬

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壽觴舉慈顏和浮水樂飲絲竹

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 古詩曰今日良宴會懽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饗新聲妙入

神 古豔詩曰今日樂上樂相從天公出美酒河伯出鯉魚青

龍前鋪席白虎持榼壺南斗工鼓琴北斗吹笙竽 曹植侍太子坐詩曰白日耀青天微雨靜飛塵寒水辟炎

暑涼風飄我身清醴盈金觴肴饌縱橫陳齊人進奇樂歌

者出西秦翩翩我公子機巧忽若神 曹植與丁廙詩曰嘉賓填城闕豐膳出中廚吾與二三子

曲宴此城隅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嘔肴來不虛歸觴至

反無餘 陸機皇太子請宴詩序曰威聖恩之罔極退而賦此詩也

上壽 毛詩大雅江漢曰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

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 左傳曰哀公宴於五梧武伯為祝 祝也 史記曰武帝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一女者父為金王孫

王孫已死韓王孫名乘閒而言曰太后有女在長陵武帝

其宅女亡匿內中牀下扶持出詔副車載之馳還入長樂宮太后曰帝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得臣姊與俱來帝奉酒前為壽賜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奉姊太后謝曰為帝費

漢書曰高祖與項羽鴻門會項莊入為壽進爵於尊者獻無疆之壽也

又衛青傳曰時王夫人方幸於上寧乘說青曰今王夫人

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夫人親壽青以

五百金為壽上聞問青以實對上迺拜寧乘為東海都尉

又曰倪寬為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登明堂寬奉觴再拜

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

又曰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困

以金千斤錢十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

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繫獄廷尉上請上良久曰法令者

先帝所造也因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

又下負萬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東方朔前

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

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

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

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乃起入省中久時召讓朔免冠

頓首曰臣聞樂大甚則陽溢哀大甚則陰頓陽變則心氣

動心氣動則精神散而邪氣入銷憂者莫若酒臣朔以上

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思以止哀也

後漢書班超傳曰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

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

東觀漢記曰吳良濟郡人為郡議曹掾正旦掾史入賀太

守門下掾王望前言曰齊郡敗亂遭離盜賊人民飢餓不

聞雞鳴狗吠之音明府視事五年五穀豐熟家給人足今日歲首請上雅壽掾史皆稱萬歲良跪曰門下掾佞諂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民困乏良曹掾尚無綉望日議曹情願自無綉望足為不家給人足耶太守曰此生言是也遂不舉觴賜鰓魚百枚署功曹良耻以言受官遂不肯謁

後漢書曰竇后定策立靈帝帝以太后有授立之功率群臣朝于南朝親饋上壽也

魏書曰文帝為魏王南征次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設伎樂百戲令曰先王云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譙霸王之邦真人本土其復譙租稅二年三老上壽日久而罷

晉書禮志曰元正上壽謁者引王詣樽酌壽酒跪授侍中侍中跪置御座前王還王自酌置位前謁者跪奏藩王臣

某等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四箱樂作百官再拜已飲又再拜

唐書曰元和十四年齊魯初平宴文武百寮裴度舉觴獻壽跪而言曰陛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神武獨斷寇逆削平錫宴羣臣當茲令節臣備位台司幸逢昌運願與四海九州之人同上千萬歲壽上執酒為飲之

管子曰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盍不起為寡人壽乎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在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於魯也使甯戚毋忘其飢牛車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毋忘夫子之言則齊國之社稷不危也

燕丹子曰太子置酒請荆軻酒酣太子起為壽

費

尚書曰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贊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

儀禮曰士相見之禮摯冬用雉夏用牯下大夫相見以鷹

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

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麇執之如士相見之禮

周禮春官上大宗伯曰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鄭玄

安也以上公雙植謂之山為象飾長一尺二寸公二王之後及王

身也圭躬圭蓋皆象人形為琢飾皆長七寸穀所以信當為

蒲為席所以安人二玉或以穀為飾或以蒲為琢飾皆

徑五寸不執珪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所執以自致孤執

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皮帛

羊取其群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

死不失其節鶩取其守時而動也

禮記曲禮下曰凡贊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

人之贊匹童子委贊而退贊之言至也天子無客禮以鬯

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

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

牲一死贊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鄭玄

安也以上公雙植謂之山為象飾長一尺二寸公二王之後及王

身也圭躬圭蓋皆象人形為琢飾皆長七寸穀所以信當為

蒲為席所以安人二玉或以穀為飾或以蒲為琢飾皆

徑五寸不執珪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所執以自致孤執

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

皮帛

羊取其群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

死不失其節鶩取其守時而動也

禮記曲禮下曰凡贊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

人之贊匹童子委贊而退贊之言至也天子無客禮以鬯

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

儀禮曰士相見之禮摯冬用雉夏用牯下大夫相見以鷹

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

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麇執之如士相見之禮

周禮春官上大宗伯曰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鄭玄

安也以上公雙植謂之山為象飾長一尺二寸公二王之後及王

身也圭躬圭蓋皆象人形為琢飾皆長七寸穀所以信當為

蒲為席所以安人二玉或以穀為飾或以蒲為琢飾皆

徑五寸不執珪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所執以自致孤執

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

皮帛

羊取其群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

死不失其節鶩取其守時而動也

翔有行列也土冬用雉夏用牯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牯腊也雉必用死為其不可生服也夏用牯備腐臭也婦人之贄棗栗股脩棗取其早自矜莊栗取其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也大夫國體也君股肱謂為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公羊傳莊公曰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宗婦者何大夫之妻

也覲者何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不宜用幣為贄也見用幣

非禮也以文在覲下不使齊見知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股脩云乎

禮記外傳曰王者朝臣諸侯之朝臣非南面之尊地不成

國德不比玉故不執玉孤卿執皮帛虎豹之皮與束帛天

少卿執羔天子六卿即諸侯之上大夫執鴈鴈飛有士執

雉雉性剛有死節夏執乾工商執鷄而鳴庶人執鶩家

人不出鄉諸侯太子非天子所命者有列會之事則執

皮帛繼子男之下婦人初見舅姑執榛栗棗脩脯棗進於姑榛栗進

於舅也執贄幣相見相敬

白虎通曰臣見君有贄者質己之誠王者緣臣子

心以為之制差其尊卑以副其意也公侯以玉為贄王者

取其燥不輕濕不重明公侯之德全也卿以羔為贄羔者

取其羣而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黨大夫以鴈為贄者

取其飛成行列大夫職在奉命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

事君也士以雉為贄者雉取不可誘之以脅之以威必死

不可畜士行耿介守節也

又曰公執玉取其暢達也卿執羔取其跪乳有禮也書曰

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

又曰至正月朔日乃執贄而朝賀正月何歲竟氣改興新

長相保重本正始也群臣贄賀其君父之

五經異義曰謹按周禮說五玉贄自孤卿以下執禽尊卑

有差也禮不下庶人工商又無朝儀五經無朝義五經無

說庶人工商有贊
穆天子傳曰天子賓于西王母乃執白珪玄璧以見西王

母致執贊獻錦組百純
說苑曰鶩無他心故庶人以爲贊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
禮儀部十九

冠

婚姻上

儀禮曰士冠禮筮于廟門鄭玄云筮者告於主人玄冠朝

服緇帶素鞶卽位于門東西面筮人卽席坐西面卦者在

左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前

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筮賓筮可使冠子者乃宿賓賓許厥明夕

爲期于廟門之外主人立于門東兄弟在其南擯者請期

宰告曰質明行事夙興設洗陳服于房中西墉下爵弁服

纁裳純衣緇帶鞶韠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鞶玄端玄裳黃

裳雜裳緇帶爵鞶緇布冠主人立于阼階下兄弟立于洗

東將冠者出房南面贊者奠纁笄櫛于筵南端徹皮弁冠

櫛筵入于房筵于戶西南面冠者就筵西拜受解冠者奠
 解于薦東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適東壁北面見于母時
在闈門之內婦人入廟由闈門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賓降直西序東面
 主人降復初位冠者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冠者對賓
 出主人送于廟門外請醴賓就次此醴當作禮禮賓者謝其自勤勞冠者
 見於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入見姑姊如見其母如見母者
亦北面見姊妹亦拜也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鞞奠贄見于君
 遂以贄見于鄉大夫鄉先生若孤子則父兄戒宿若庶子
 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始加祝日令月吉日始加元服
 奔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再加日吉月令
 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斯福三
 加日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
 黃耆無疆受天之慶醴辭日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

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醮辭日旨酒既清嘉薦
 宜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再醮日旨
 酒既清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
 祐三醮日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
 之慶受福無疆字辭日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
 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嘏永受保之
 大戴禮逸禮日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則有司過之史
 有虧膳之宰太子有過史必書之
 禮記郊特牲日始冠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嫡
 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弥尊喻其
 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無大夫冠禮而有其婚禮古者
 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未造
 也言夏初以上諸侯雖有幼而即位者猶以士禮冠五十乃爵命

又曰始冠緇布自諸侯下達冠而弊之可也本古礼非時

又曰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

喪如之何冠者賓及贊者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

饌而掃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內喪同門也不醴不

而冠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

因喪服而冠廢吉禮而因喪冠俱成人之服及至也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

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

有冠醮無冠醴酒為醮冠禮醴重而醮輕此服賜服酌用

父沒而冠則已冠掃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

后饗冠者饗謂之禮

又冠義曰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

言服未備者未可求以三始也童子之服采衣紵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

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

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國以禮為本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醴

於客位三加弥尊加有成也阼謂主人之北也適于冠於

酌而成之也戶西為客位庶子冠於房戶外又因醮焉不

代父也冠者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每加益尊

所以益成也

又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故行

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

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嘉事嘉禮也宗伯等

有賓禮有軍禮有嘉禮而冠屬嘉禮

左傳襄公曰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

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日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

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冠成人之服君可

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

裸謂裸鬯酒也享祭先君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麇之今寡

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
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
家語曰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
子孔子曰其禮如世子之禮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
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而即位則尊爲人君尊爲
人君治爲成人之事者也何冠之有懿子曰然然則諸侯
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與人
君無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乎孔子曰諸侯之有
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
又曰成王年十有二而嗣立明年六月冠成王而朝于祖
廟以見諸侯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辭達而勿多也祝
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
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乃心袞職欽若

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烝烝無極

國語曰趙文子冠

謂以土禮始冠也

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

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進不善蔑由至矣

蔑無始與也

不善進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

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

糞除喻自脩潔

漢書曰惠帝元年冠赦天下除挾書律

又曰宣帝五鳳元年皇太子冠太后賜丞相以下帛赦徒

作杜陵者

續漢書曰安帝靈帝加元服並大赦賜公卿金帛

東觀漢記曰馬防子鉅爲常從小侯六年正月齋宮中上

欲冠鉅夜拜爲黃門郎御章臺下殿陳鼎俎自臨冠之

晉書禮志曰江左諸帝將冠金石宿設百僚陪位豫於殿

上鋪大床御府令奉冕幘簪導袞服以授侍中常侍太尉

加噴太保加冕太尉跪讀祝文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皇
帝穆穆思弘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遵祖考永永無
極眉壽惟祺介茲景福

譙周喪服圖曰男子幼娶必冠女子幼嫁必笄禮之則從
成人不爲殤

禮論曰王彪之以爲禮冠自卜日不必以三元也又禮夏
冠用葛屨冬冠用皮屨明無定時也

後漢應亨贈四王冠詩曰永平四年外弟王景系兄弟四
人並冠故貽之詩曰濟濟四令弟妙年踐二九令月惟吉
日成服加元首雖無兕觥爵杯醮傳旨酒

後漢黃香天子冠頌曰以三載之孟春建寅月之上旬皇
帝將加玄冕簡甲子之元辰厥日王於太皞厥時叶於百
神既臻廟而成禮乃迴軫而反宮正朝服以享宴撞太族

之庭鍾祚蕃屏而鼎輔暨夷裔之君王咸進酌于金罍獻
萬年之玉觴

蕭子範冠子箴曰是月惟令敬擇良辰式遵士典諮筮于
賓嘉字爰錫醮酒方陳禮莊爾質德成爾身

梁沉約冠子祝文曰蠲茲令日元服肇加成德既學童心
自化行之則至無謂道賒敦以秋實食以春華無恥下門
乃致高車子孫千億廣樹厥家

婚姻上

易歸妹九四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夫以不正无應而適
无所與交然後乃可以往
故愆期遲歸以待時也

又咸卦曰咸亨利貞取女吉山澤以氣通男女以禮感豕
男女初嫁之象所以爲禮

日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
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

而天下和平萬物感陽氣而生民感聖人之化而和淳政感天而生

毛詩鵲巢何彼穠矣曰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

下嫁於諸侯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也

又國風日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婚而

奔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習習谷風以陰以雨僮

俛同心不宜有怒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又日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謂不及中

春之月

又日東門之楊刺時也婚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

不至者也東門之楊其葉牂牁與也牂牁然盛貌言男女

牂牁三月中也與者言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期而不至也

禮以昏時女留他邑不肯

又日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

凶荒則殺禮而多婚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育生長也

又小雅日我行其野刺宜王也刺其不正嫁娶之數而我

行其野蔽芾其樛婚姻之故言就爾樛惡木也箋云樛

仲春之時嫁娶之月婦之父智之父相謂婚姻言我也我

乃以此二父之命故我就女居我豈其無禮來平責之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蓬婚姻之故言就爾宿

又文王大明日贊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日嬪于京

乃及王季維德之行贊國任姓也贊國之中女也王季大

內嫁為婦於周之京配王季

大戴禮逸禮日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

是則其子孫慈悌孝愛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

鳳皇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嗚呼戒之

儀禮日記士婚禮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辭無不腆
 無辱摯不用死皮帛必可制腊必用鮮魚用鮒必殺全
 禮記曲禮上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行媒往來傳婚
姓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書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為
 酒食以召鄉黨寮友以厚其別也娶妻不娶同姓故買妾
 不知其姓則卜之
 又曲禮下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
 大夫曰備灑掃納女猶致女也
 又曾子問曰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親
內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變也
 又郊特牲曰夫婚禮萬世之始也娶於異姓所以附遠厚
 別幣必誠辭無不腆誠信也腆猶善也告之以直信直正也二者所以教婦止
 也直信事人也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
 義一也執贄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別然後父子親父子
 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
 禽獸之道也壻親迎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敬之也敬而
 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
 男夫婦之義由此始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
 死從子

又雜記下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納幣謂婚禮納幣也十箇為束貴成
數也兩者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五兩五尋則每
卷二大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正由匹偶之云也
 又祭統曰國君娶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
 弊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
 又經解曰婚姻之禮廢則夫妻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矣
 又哀公問曰哀公問於孔子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

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夫婚為大大婚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已猶大也怪親迎乃服祭服也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又婚禮曰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婚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徵信請期之吉也幣致禮也幣為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婚禮也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婿執鴈而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

禮記外傳曰古者謂婚姻為兄弟因成兄弟之義也婿曰

婿以昏時往婦曰姻因婿之來則從之而去又婿之父曰姻婦之父曰婚爾雅取其內外父黨之親者婿者陽也婦者陰也日往而陰氣至也昏時日往則月來陽往陰來之義又曰夏殷五世之後則通婚姻周公制禮百世不通所以別禽獸也

左傳文公上曰逆婦姜於齊卿不行非禮也

又成下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先君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又曰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婚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汝伐狄寡君不敢顧婚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不聘無媒禮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嬖又成下曰聲伯之母不聘不聘無媒禮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嬖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

又定上曰楚昭王敗鍾建負季芊以逃王將嫁季芊辭曰

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妻鍾建

又哀上曰劉氏范氏世為婚姻劉氏周卿士 范氏晉大夫

敵非昔來與命曰吾與君外邦親鄰不與鄰國敵與鄰國

齊惠公伐秦○又曰自海必保同世存之其類亦與之鄰

我懸代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徽服天監有剛文公成

又與不皆將與君麻辨秦曰晉重與武王穆公之好公麻

志勤文公上曰雙敵養氣齊雖不存非難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

又曰夏禮正對之資與敵敵國公歸斷百世不絕風月
而劉秦至州劉秦至州劉秦至州劉秦至州
敵敵之矣敵敵之矣敵敵之矣敵敵之矣
敵以看却甘敵日敵因習之來與敵之而法



